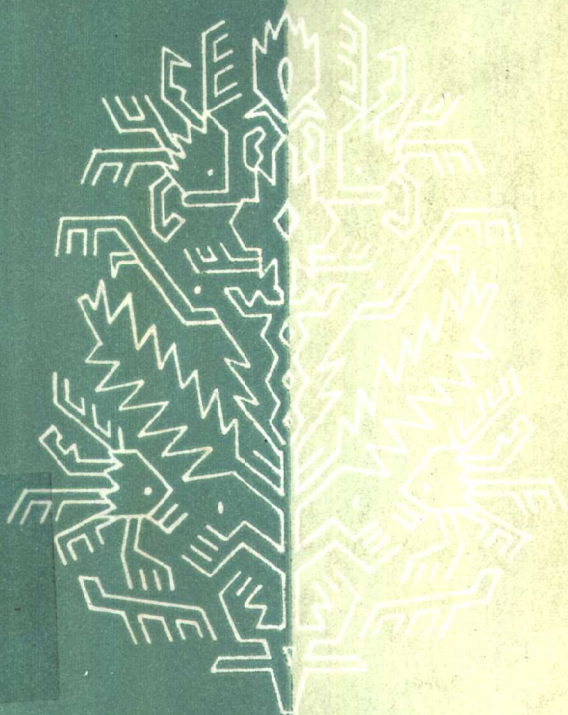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艺小丛书

碧霞祠奇遇

故事选



新华出版社

文艺小丛书

碧霞祠奇遇

故事选
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编

新华出版社

碧霞祠奇遇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编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10,000字

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1,800册

统一书号 10203·183 定价 1.00元

出 版 前 言

我们为城乡广大群众编辑的《文艺小丛书》，自1983年出版以来，深受读者的重视和喜爱，因此，我们将继续编发，并努力编得更好一些。

今年的这套丛书，包括曲艺选、戏剧选、故事选、春联选、和歌曲选五种。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报刊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有关栏目和节目中精选出来的，许多作品还曾获得过有关部门的嘉奖和群众的好评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，在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，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新华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媒头儿·····	赵连甲 杜来	(1)
杏花村·····	赵 克	(11)
新任村长·····	刘浩歌	(20)
丑角外传·····	兴 国	(29)
严办西瓜案·····	沈永年 田战义	(38)
穷汉老棒槌·····	曹治淮	(72)
呆呆的婚事·····	周喜俊	(80)
“鸭司令”招亲·····	李鹏飞	(95)
“皮笊篱”漏汤·····	张玉贞	(103)
碧霞祠奇遇·····	高连起	(114)
大闹万寿寺·····	固桐晟口述 陈连升整理	(130)
喜收郾生·····	李存源口述 王 决整理	(139)
张良纳履·····	李存源口述 王 决整理	(149)

刘邦借“粮”	李存源口述	
	陈连升整理	(157)
项庄舞剑	李存源口述	
	王 决整理	(167)

媒 头 儿

赵连甲 杜 来

这回我给同志们讲个媒头儿的故事。那位同志说了：你算了吧！这故事你趁早别讲了。没头没脑儿的我们听个什么劲儿啊！您先别着急，不是我这个故事没头儿，是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，他叫“媒头儿”。您可听明白了，他叫“媒头儿”他可不姓媒，也不是老头儿。那为什么叫“媒头儿”呢？因为他专爱给人家说媒。说媒那叫媒婆儿呀，因为这个说媒的是男的。他是街道服务联社的负责人，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“媒头儿”。

媒头儿说媒跟媒婆儿说媒不一样。一不花言巧语两头瞒，二不要东西不要钱。他是穿针引线两头跑，千方百计要把媒说好。他为什么爱说媒这事呢？告诉您吧，他有这种特殊爱好。您还别乐，他有这瘾。那真是：跑腿受累甘心情愿，赔钱搭烟外带管饭；碰钉子，落埋怨，气得老婆团团转——他是照样还干。有人问了：真有这种人吗？有哇。要是没有我这故事那儿来的呀？那他到底图个什么呢？用“媒头儿”自己的话说，“这叫关心人，管好大男大女的婚姻问题。对四化建设有好处。”

有人说这事儿好办，只要双方年貌相当，条件合适，他在当中一搭桥儿，一牵线，就成了呗。您说的那是容易的。遇上两头儿不乐意的怎么办？您说什么？吹？嘿嘿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么跟您说吧，只要“媒头儿”认为合适，就非成了不可。他宁肯磨破嘴儿，跑断腿儿，说得双方打心眼儿里边都得乐意，达到想拆都拆不开的程度那才算了事！就说他最近管的这一对儿吧，谁都认为是瞎耽误工夫，肯定成不了。结果呀，愣让他给说成啦！怎么个经过呢？您听我从头儿说这“媒头儿”的事吧。

他管的这一对儿呀，论岁数都不算小了。为什么都没搞上对象呢？挑花了眼啦！男的这方跟“媒头儿”是多年邻居。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可以说知根知底。女方呢？是他们服务联社的，了解得更清楚了。连这姑娘擦的珍珠霜是什么牌儿的都知道。“媒头儿”觉得这俩人儿年貌相当，条件合适。特别是俩人的思想状况，甬提多接近了。“媒头儿”下决心想管好这件婚事。

这一天，他对男方说：“志高哇，我给你张罗个对象吧。”“谢谢您啦！她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瞧你这小子，你先不问人家姓啥叫啥，品行如何，先打听人家是干什么的，就算她是个歌唱家，你是跟人结婚呀，还是跟她唱的那歌儿结婚呀？”

“嘿嘿，职业也是重要一条吆。”“我告诉你吧，这姑娘长得很帅，身条也不错，论年龄，说条件都合适。”“您先说职业吧。”“职业嘛，也不错的。”“干吗的？”“在我们联社新建的点，火车站卖大碗儿茶的。”“哎哟！卖大碗儿茶的呀！”

“卖大碗茶怎么了？看你那模样，一听说卖大碗茶，连五官都挪了位了。你渴了就不喝茶吗？”“喝是喝，我……我可是高中毕业，您别忘了。”“人家是高中上了三年，配不上你是怎么着？”“我是说……我找个卖……茶的……算了吧。”——他瞧不起人家。

“媒头儿”当时没说什么，又找到女方问去了：“乔娜呀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”“谢谢您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瞧你这丫头！先不问人家姓啥叫啥，品行如何，张嘴就问人家是干什么的。就算他是个专家吧，你是跟他人结婚呀，还是跟他的头銜儿过日子呀？”“哟，那职业可也是重要一条儿呀。”“告诉你吧，这小伙子五官端正，身强力壮。跟你配在一块儿呀，嗯，准保谁都说是郎才女貌！”“那您先说他是什么职业吧。”“职业可真不错呢！”“干吗的呀？”“是个装土车的清洁工人。”“哎哟！”乔娜一听象是被蝎子蜇了一样，把嘴一撇说：“亏您说得出口来，闹了半天您给我找个土地爷呀！”“哎？这叫怎么说话呀！”“我才不干呢！再见吧您！”乔娜一甩长发，走啦。按说这事儿算吹了吧？吹不了。“媒头儿”认为这件事有门儿。怎么办呢？通过“媒头儿”认真分析，仔细观察，没过半个月，他又找双方去了。人，还是那一对儿。只是把上次说的话变动了一下，用了点儿形容词儿，代名词儿什么的，再一介绍哇，成啦！

“媒头儿”对男方说：“志高哇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吧，论人品，长相都跟上次那个差不多。”“是吗？”“这回保你小子满意。”“她干什么的？”“水利部门的。”“您说

具体一点儿。”“人家专门研究供水的。”“噢，是供水研究员吧？”“对，天天研究水。”“是研究工业供水呀，还是研究农业供水呀？”“我听说人家主要研究城市供水，这我不太懂，你小子看着办吧！”“行，只要人家看得起咱呀，那就找个日子先见见。”那位说了，这不是跟人家开玩笑吗？不，“媒头儿”平时倒是爱开个玩笑。可他开玩笑都有内容有目的。一句话，决不胡闹搞恶作剧。他跟志高这头儿说完了之后，又去找乔娜说去了：“乔娜呀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吧。上次我考虑的不周到，惹你不太高兴，我心里总不踏实。”

“没什么，您也是一片好心嘛。”“好，这回这个跟上次那个在人品、模样方面都没啥大区别，这我敢担保。”“干什么的呀？”“人家是卫生战线上的。”“噢，您说具体一些。”

“专门研究防尘的。”“防尘？属于科研部门呀？”“这我不太懂，你看着办吧。”“行，只要人家看得起咱，那就见见吧。”“好吧，这星期六晚上七点半到我家见面怎么样？”

“哎。”“可有一条，初次见面你说话得含蓄一点儿。现在一些年轻人呀，思想有些那个，跟你似的，虚荣心强，瞧不起自己的工作，也瞧不起人家的……我的意思你？……”

“我懂！这方面我已经有点儿经验啦！”“那就好，如果对方向你干什么工作的？你就先说在水利部门研究供水的。等你们经过接触，互相有了感情再慢慢解释一下，也就行了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哇？”“嘻！这您甭嘱咐了，这我会。”“行，就这么办啦！”

“媒头儿”又跑到男方那儿，照方抓药把这一套照样教

了一遍。用“媒头儿”的话说，这设计方案就算通过了，下一步就看他们俩人儿怎么进行施工了。

星期六晚上七点半，男女双方都准时在“媒头儿”家里见面了。两个人儿一对眼光呀，嘿！“刷！”就跟过电流一样，一见钟情！为什么呢？咱们前边说过了，两个人年貌相当，十分般配呀！这“媒头儿”的眼力您不服也得服。没说上几句话，从两个人的眼神到细小动作，可以看得出来双方有爱慕之意。“媒头儿”一看，行，火候到啦！赶紧对二位说：“哎呀！我得去接我们那位内当家去了，这么晚怎么还没下班呀！”——其实他爱人就在里屋躺着运气呢！心里说，我压根儿就没上班。

“媒头儿”又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们两个人儿有工夫再到这儿来坐坐。我今天就不留你们了。”他的话音儿还没落，就听“噌！”地一声，那一对儿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：“您别送啦！”——嘿，找没人儿的地方谈去啦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一有空，两个人谈起来就没个完。越谈时间越长，越谈越对心思，越谈越对脾气。可有一样，在约会上互相都不给对方打电话。因为事先双方有约法三章。乔娜说：“咱们今后见面最好别打电话。上班时间老有男的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们同事知道了我在搞对象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”志高说：“对，咱俩都想到一块儿啦！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特别是我们那个部门，一上班全都精神集中投入战斗，有电话也不给我叫。”——多新鲜呀！谁知道他上那条胡同战斗去啦！“所以我建议咱们约会最好互相写信，把信寄到家里，这样又保密又保险又不影响工作，你说呢？”“对！我跟你想法一致。我发现咱两个的共同

语言太多了！”——是呀！要不怎么说叫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块儿使呢！乔娜靠着志高的肩膀接着说：“我们那个部门虽然不是什么保密机关，可一天到晚供水紧张，人多事杂总乱个没完。这样吧，咱们每次都把下次见面时间地点说好，你同意吗？”“同意，我完全听你的！”乔娜深情地看了志高一眼，两个人挨得更紧了。

就这样，一晃半年多过去了。两个人建立了感情，河边，湖畔，花前，月下，双方互相倾注爱慕之情，互相宣誓过八十多回：“娜，我志高非你不娶。”“高！我乔娜非你不嫁。”嗨！爱的那个磁实就甭提啦。这么比方吧，您用过502吗？对，就跟502粘在一起一样。又过了仨月，两个人儿分别找了“媒头儿”好几回，都求他帮忙帮到底。干什么呀？开封结婚登记介绍信。“媒头儿”问他们：“你们都考虑成熟了吗？感情怎么样呀？”“那还用说吗，感情不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能要求结婚吗？”嗯，有道理。“那么今后万一遇到什么波折呢？”“咱天崩地裂不动摇，海枯石烂不变心！”

“行了，够铁的。你们回去吧，我给你们办。”

那位说，这一对儿就这么互相瞒着，难道就露不了馅吗？那儿能不露呢！常言说的好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就在这两个人分手的时候，志高约乔娜第二天晚上去看电影《永恒的爱情》。可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那乔娜没来。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。不但这晚上没来，一连三天乔娜都没露面。怎么回事呀？志高有点心慌了。会不会有什么突然变化呀？不会吧，噢？我明白了，今天报纸上有条新闻说，本

市去冬今春少雪少雨，水源严重短缺，市有关部门紧急呼吁全市人民千方百计节约用水。这一定是乔娜忙上了？出不来了？要不就是……也许……可能……他正胡琢磨的时候，又突然接到一封电报，是他姥姥从河南来的。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下。志高按时来到车站接他姥姥，他搀着老太太走出站口儿，要过马路上汽车时老太太说话了：“天儿真热，车上人多，一路上也没捞口水喝。不行，先找个地方喝碗水再上汽车吧。”“噢，喝水方便。那边就有卖大碗茶的，走，咱们上那儿喝去。”说着话他把老太太领到一个茶棚跟前：“同志，来两碗茶，来……啊？！她敢情在这儿供水呀？”谁呀？乔娜。志高这才醒过味儿来，心说：我上大当啦！闹了半天还是那个卖大碗茶的呀！乔娜就跟没看见志高一样，笑容满面地给老太太倒了一碗茶水。老太太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下去了：“真好，姑娘这茶水呀，不凉不热正可口！”“老奶奶，您再来一碗。坐火车累了吧？您在这儿多歇会儿，来，给您这把扇子。”“哟！瞧这姑娘多好哇！茶水可口儿，待人也够可心的！”“您别客气，交钱吧，四分。”“唉。”志高一听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是姥姥！”“姥姥呀？舅母也得给钱。”老太太放下手里的扇子对志高说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讲话呢？姥姥喝茶也得给钱呀。”“不是，姥姥您不知道。她是我的对……”“你还对？”“不对……对……嗨！您甭问了，我不给！”乔娜瞪了一眼志高说：“你这高级骗子！”“哎？！”志高急了：“谁是骗子呀？”“你还想演戏呀？我都知道啦！大前天晚上你正往车上撮西瓜皮，一边撮一

边唱大篷车，我一耳朵就听出来是你的声儿！别看你戴着大口罩儿，你就是戴着防毒面具我也认得出来！敢情你就是研究这么个防尘呀！”“你呢？敢情你就研究这么个供水呀！”

“你骗人！”“你骗人”——俩人儿吵起来了。那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“哟！这是咋啦？咋为四分钱吵吵上啦？姑娘，俺不骗你，我给五分，给一毛，给一块钱行不？”

当天晚上两个人儿都找“媒头儿”来了。一左一右指着“媒头儿”的脑袋说：“您怎么骗我呀！吹！吹！”“媒头儿”呢？一不着急，二不上火，三不生气。他等这两个人儿不吵吵了才说话：“你们二位先坐下，咱们慢慢说好不好？你们说我骗你们了？我骗你们两个什么了？我是抽你们一根儿烟了？还是吃你们一块儿糖了？我上头磨嘴皮子，下边磨鞋底子，搭了车钱，赔了时间，倒落了个骗人呀？那儿说这个理去呀！”“您跟我说，他是卫生战线的呀！”“对！那没错儿呀！清洁队是归卫生战线嘛。”“那您干吗说他是研究防尘的呀？”“对呀，他随时随地都在研究防尘嘛！比如说他正在装炉灰，忽然刮起了西北风，你从东南方向来，他大锹大锹地顺风扬土你高兴吗？他不研究防尘行吗？”“噢？就这么个研究防尘的呀！”乔娜说完了，志高又接上了：“您干吗说她是在水利部门呀？”“那你说她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卖大碗儿茶的！”

“她对人民喝水问题有没有利？”“有利。”“这不是水利吗？”“这么个水利呀？”“是呀！”“是什么呀？您不是说她专门研究城市供水的吗？”“对呀！我问问你，她是在哪儿卖水呀？”“火车站”“不是乡下吧？”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这不结啦！来往于这个城市的成千上万男女老少凡是需要喝水的，不得找他们吗？人家干什么都得研究什么，比如说，你姥姥下了火车正渴得不行，端起滚烫的茶水成吗？那还不把老人家烫坏了呀？反过来再说，一位老大爷，走累了，想坐下来多歇会儿。你给人家一碗凉茶喝也不合适吧？卖大碗儿茶的不研究成吗？”“噢？她就是这么个供水研究员呀？”“对啦！”“哼！”志高看了乔娜一眼，话里带刺地说：“怎么研究也是个卖大碗儿茶的！”乔娜一听不乐意了：“哼！你怎么研究也是个撮土的！”“卖茶的！”“撮土的！”“茶婆子！”“土地爷！”……“哎哎！”这“媒头儿”又搭茬了：“你们两个别斗嘴儿啦！我问问你们，前些日子，那天崩地裂不动摇，海枯石烂不变心，这句豪言壮语是谁跟我说的？”“我说的！”“我也说了。”“那好，乔娜呀，你为什么要说呢？”“我那时看他好呗。”“他那儿好？”“他……他……我不告诉您！”“哎！志高，你为什么说呢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真喜欢她！”“喜欢她什么呀？”“那可多了！”“可现在呢？天也没崩，地也没裂，海也没枯，石也没烂，怎么二位都变心了呢？”“谁知道她是个卖大碗茶的呀！”“谁知道他是个撮脏土的呀！”“志高呀，你是不是认为友谊商店卖珠宝玉器的才算高贵呀？车站卖大碗茶就低人一等呀？不都是一买一卖吗？不都是社会分工不同吗？”志高听了，把头低下来了。“媒头儿”又对乔娜说：“你是不是认为卫生战线的专家学者才高贵呀？在大街小巷撮垃圾的清洁工人就低人一等呢？清洁工人用他们的汗水换来城市优美的环境，

这工作怎么就低人一等呢？噢！光有专家学者？没有清洁工人？依我看呀，不是你们二位的职业低，是你们两个人的思想境界低！从感情上你们俩人谁都得承认：你爱她，她也爱你，可是在思想上你们挑的不是人，而是对方的职业。我本想成全你们，给你们二人都换换工作。志高呢？调到中国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当所长。唉，可我哪儿弄任命书去呀？我也想把乔娜调到中央歌剧院去当主演。唉，我说了不算数哇！我当初所以要管你们这档子事儿，是我看你们两个年貌相当，各方面都合适。既然现在双方都不乐意了，那也好办，我会搭桥也会拆桥。”说着话，“媒头儿”从兜儿里掏出两张纸来：“看见了没有？这是我受你们之托，给开来的结婚登记介绍证明。得，现在看来是没用了！这好办，我马上再给人家退回去。你志高呢？去找个大演员。你乔娜呢？去找个大专家。我呀，全不管了！”说完话，“媒头儿”站起来就要走。这时就听“噌”地一声，志高和乔娜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。两个人对了对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眼光，一同伸手把介绍信抢了过去，“媒头儿”说：“哎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只见双方胳膊一垮，冲“媒头儿”微微一鞠躬，笑嘻嘻地说了一句：“再见！”

“媒头儿”追到门口问：“你们上哪儿去呀？”“登记去！”——嘿，成啦！

杏 花 村

赵 克

太阳都落山了，杏花村笼罩在一片晚霞之中。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喂猪打狗，找鸭子圈小鸡，喊孩子，抱柴火，好一片忙乱的景象。可是队长吴耀显的家却是冷冷清清的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是家里没人吗？不是。吴耀显的媳妇白玉霞就在炕上躺着呢。那八成是病了。不过她这病再高明的大夫也难治，就是吃个百八十斤的老山参、灵芝草也不管用。那是什么病呢？心病。原来病根在她的男人身上。

去年冬天队上分牛，正赶上腊八。别看天头冷得“煞实”，可是大伙儿的心里却烧着了一盆火。你说我笑的，把个大大的院子闹开了锅。这时候，就听新上任的队长吴耀显扯开嗓门喊道：“抓阄了，抓阄了！”大伙儿闻声涌了上来。抓阄的人在内边，妇女小孩在外面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把吴耀显围得严严实实。俗话说，“有福不用忙”，大伙儿抓完了，剩下的一个阄就是吴耀显的了。他打开一看，嗨！正是队上最好的那头“大老黄”。这头牛膘肥体壮，滚瓜溜圆。那清一色的黄毛油光闪闪。乐得白玉霞干脆闭不上嘴巴了。就在这拍着巴掌乐的